

芝麻开花节节高

赵尚文

周日，开车回老家。快到傍山的村口时，一抬头望见了小叔家在半山腰上的两分芝麻地，心旌便开始摇曳——要知道，这是一块已然种植了五十多年的芝麻地。车子停在了村口的停车场，我一溜小跑，迫不及待地奔向它。

毕竟已经入秋，芝麻秆开始枯黄，然而，这不是衰微，而是成熟的表征。要不了多久，一俟蒴果开始绽裂，就可以收割了。据说，进入成熟期的芝麻，抵近蒴果是可以听到其内的搏动声——我静心谛听，果然听到了那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复杂声音，断断续续、细细脆脆，可谓纯粹、悠长，如天籁。一刹那，我似乎将自己站成了正逢收获期的芝麻蒴果，历历往事如芝麻粒从崩裂的豁口奔泻而出……

孩提时，我寄养在祖父祖母家，那是浙东四明山麓的一个小山村。从我有记忆起，就知道那两分芝麻地——当年就是由祖父决定种芝麻的，小叔与大叔好像在种植面积上与他还有过争执。我曾经惴惴弱弱地问过祖父，何以要种芝麻而不种其他经济价值更高一点的农作物。他说：“种芝麻，不仅能讨个‘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彩头，而且打下的芝麻营养价值高，炒熟后可以用来做糯米团子馅、作为下饭菜，还是馈赠亲友的佳品。”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但我相信，作为一家之主的祖父，他的决定与考量总是毋庸置疑的。

芝麻最喜高温。每年的五月下旬，趁着雨后的山地比较松软，祖父就与小叔大叔开始上山种植芝麻。不要看芝麻种子个头小，生命力可旺盛得很。从破土抽芽到长出嫩叶，它一直展示着顽强坚韧、生机勃勃的精神和毅力。当芝麻长到二十多公分的时候，要间苗。而一俟拔节扬花，那粉白颜色且状如喇叭的芝麻花便一簇一簇地由下往上开，并且弥漫着素雅的馨香。只是芝麻的花期不长，要不了多少时间，在山风的呼啸中，飘落的花瓣就开始在空中留下让人眼花缭乱的轨迹，最终盈盈落地。

但是一种气势也蔚然而成——芝麻花开完一节，就会立马结出一圈嫩嫩的蒴果。蒴果的嫩绿与众不同，它的水分似乎到了饱和状态，就连外面的绒毛也显得水灵灵的。到了这个关键时刻，祖父与小叔大叔总是给他追肥——用的是农家肥而不是尿素。祖父说：“凭我几十年的种植经验，用农家肥种植的芝麻就是比施尿素管用，不仅可以持续保持

地力，而且芝麻质量有可靠保障。”自打结出了蒴果，我差不多天天都会往芝麻地里跑。那在茎秆与叶子之间微微斜垂的蒴果，虽不见其长，却日有所长。随着时间的推移，由花开花落到蒴果累累，便上演了由娇艳到灿烂的精彩一幕。

从春夏逶迤至深秋，收获的季节总是定格成一个挥之不去的细节。当芝麻秆开始枯瘦成苍劲的枝干、凸显出硬朗的骨感，枝干下部的蒴果开始出现裂缝之时，就意味着能收割了。否则，拖到上部蒴果开裂，就来不及了。

收割芝麻，就好像在进行一场比赛，比拼的不是力气——因为蛮力不起作用而只会坏事——是小心、耐心和精心。每次收割前，祖母总是带着一张宽大的旧床单。来到芝麻地，她先是将床单摊在地头一隅，再陆续从祖父他们手里小心翼翼地接过收割的芝麻秆，在床单上轻轻敲打几下，让那些已经成熟的芝麻落到床单上。尔后，由小叔大叔轻手轻脚地将芝麻秆捆扎，挑回自家院子。这些被挑回的芝麻秆，会被晾晒在晒谷用的竹垫上。那些天里，最为忙碌的自然就是祖母了，为了让蒴果的豁口早点打开，她会一天翻晒十多遍，即便是日当午的时间，也不偷懒。她对我说：“太阳晒得勤的芝麻，颜色格外油亮，吃起来香味也格外地浓。”祖母对待这些芝麻秆，像抱婴儿一样从上到下轻柔地拍打。在祖母看来，只有这样拍打，芝麻才能醒过来、活过来、走出来。

打下的芝麻，不免混杂一些芝麻秆上剥落下来的枝叶屑，祖母会来一道不可省略的精加工：先用簸箕，再用筛子过筛。过筛以后，就是黑白相交、外表光亮油亮的芝麻了。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撮起一大把芝麻，慢慢地松开五指，让它缓缓地从我手指间泻下，喜欢得不得了。

芝麻过筛以后，洗一洗，再晾晒上几天，祖母就会将其装入大瓷罐里，罐口的最外层用塑料薄膜覆盖并用绳子扎牢。这些芝麻，除了一部分会用来馈赠亲朋好友外，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享用。但也有例外，这些例外，总令我记忆犹新、感慨万千。

在小山村，祖父祖母家总体家境不错。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与不少家庭常年喝着稀饭和靠着杂粮度日相比，都还算宽裕，三餐勉强能吃上白米饭。

但有一年因为灾害天气导致粮食歉收，下半年的几个月里，我们家也开始吃不上米饭了，除了中午吃红薯，早晚只能喝白粥。喝白粥，用什么小菜相佐？祖母想到了芝麻。尽管这一年的芝麻也是歉收，但还是能够凑合应付。用芝麻制作小菜，其实就是将其在铁锅中炒一炒，再浇上些许盐水。炒制芝麻要用小火，这般炒制出来的芝麻才不至于炒焦，才会熟透而醇香。每当全家人围坐一起喝粥，祖母将刚炒制好的一酒盅芝麻放入餐桌中央时，那特有的香味，瞬间调动起我们一家人舌尖上千军万马的味蕾。所谓用芝麻佐粥，其实不过是用筷子蘸几粒芝麻而已，但恰恰是这看似不起眼的芝麻，经了祖母妙手炒制，终令全家化苦涩为和悦。

挨到过年，本以为年三十夜的餐桌上，可能会少了用芝麻做馅的糯米团子。没想到，祖母还是喜滋滋地将一大盘团子端上了桌。“年三十夜怎能没有它呢。”祖母一边说一边催我们，“趁热赶紧吃，凉了糯米就会发硬，芝麻馅也不香了。”菜上得差不多了，见祖母始终没出来吃团子，我们也倒催祖母一道来吃。只见祖母端着碗走出来，笑吟吟地说：“你们吃，我这碗里不是还有嘛！”我那时不懂事，吃得不过瘾，就走进厨房间去，见祖母在烧灶，便将她尚留在碗里的两粒团子给吃了。可一吃吓一跳，那两粒团子竟然是无馅的实心团子。正当我莫名其妙、眉头紧锁而要开口说话时，烧灶出来的祖母看出了苗头，冲过来一把捂住我的嘴巴，叮嘱我千万不能去说。她告诉我说：“芝麻不够了，所以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一定要保密。否则，你出去一说，这顿年夜饭大家就吃得不开心了！”听罢这个似乎有据的理儿，我硬是遏制住了自己的冲动。我知道，平日里，祖母里里外外都忙，只要是自己能够克服的困难，她都一个人默默承受下来，即便面对自己明明喜欢吃喜欢穿的，一些食物和衣物，她也总是“我不太喜欢”而推却……

我回到城里生活以后，祖母每年还会托人捎来炒熟了的小麦粉，并转告我父亲“孩子在乡下养成了大胃口，在城里读书又辛苦，肚子饿时可吃些小麦粉充充饥”。我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小麦粉，因为里面还拌了和炒制并碾碎了芝麻，用开水冲拌以后特别糯香。每当晚上做作业而用小麦粉充饥时，我都会



精神对话

(油画)

阿南德·艾哈迈德 [巴林]

笔会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

想到祖母的关爱。我知道，但凡赠送我们食用的芝麻，祖母总是尤为用心。她常常利用晚上的时间，手持缝被子的铁针，拨动于黑白芝麻间，熟稔地将黑白芝麻分离出来，再洗净擀面棍，不厌其烦地将炒熟了的黑芝麻捣成粉。她对我说：“乡下人穷，没好东西可送。能送得出手的，怕只有这黑芝麻了。毕竟，这芝麻是我们自家地里产的，用的又是有机肥，尽可吃得放心、踏实。老辈说过，这黑芝麻还管补脑哩！”后来，大家的日子都开始好起来了，祖母送来的黑芝麻就主要用来做糯米团子。这是年味，也是乡味，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温暖我心。

而今，祖父祖母皆已作古，这两分地由小叔继承。原以为小叔会另种其他作物，但这十多年来竟没有丝毫的改

变。就如祖父祖母在世时一样，这块山地的种植面积不变，施农家肥不变，就连馈赠我家必是清一色的黑芝麻也不曾改变。“这是两位老人生前与我的约定，我无意也无法改变。”小叔曾经这样回答我。

然而，不变是暂时的，变是永恒的。“从2020年开始，我要在自己的承包田里试种芝麻，改一改你祖父过去只种两分山地芝麻的规矩。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芝麻需求量大了，我也有这个条件种芝麻了！”走进小叔家，未等我坐下，小叔就直奔主题。

原来，小叔经常外出推销农产品，也少不了与一些宾馆饭店打交道。当他获悉施农家肥的绿色芝麻很招人喜欢且能卖上好价钱以后，心里就开始痒痒。他的计划是，先自己拿出一定的面积试

种，若市场走俏效益好，就打算通过村委会的帮助，流转一些农地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我又有种植的经验，又有人脉资源和市场渠道，我相信种植芝麻也能走上致富的道路。”小叔信心满满。我知道，这些年来他外出做生意赚了不少钱，这不，别墅式的新房也早已落成。如今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感召下，他也想回老家稳定下来，而流转土地种植芝麻，或许就是他最为心仪的选择。

我深信，小叔的生活将会越来越好。这不也正是当年决定种植芝麻的祖父的深切愿望么？“芝麻开花节节高”给祖父以期盼，而我的笃定，却并不仅仅因为小叔扩大了种植面积……离开小叔家后，在村口，我再三回眸那块芝麻地。它代表了我的传统，又像是一种见证，还是未来的希望。

横泾访陈氏宗祠

陈丹晨

在浙东沃土原野上，横卧着一条小小的泾水，静静地缓缓地流淌着，千百年来哺育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乡民，繁衍生息，子子孙孙散漫到四明大地，许多陈氏族裔怀着虔诚之心又常回到这里寻根认宗，祭拜祖先。这就是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宁波东乡横泾古村落的乡情魅力。它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瑰宝，又像一位在灯火辉煌喧嚣市廛之外的守护者，让草野乡人在僻静角落度过悠然而岁月。

我也是寻寻觅觅了多年，才终于探知了根的所在。一个晴朗日子，沿着泾水，我悠悠地走进了这个古村。河两岸粉墙黛瓦、高大轩敞的民居，同属江南建筑风格特色，让来自北方的我觉得特别平实温馨。北岸路边房屋，新旧错落，走不多远，就看到那座有名的跨泾桥。桥的跨度并不大，也不是特别陡的拱形，走上两三台阶就像走过平地一样。桥中间是一个亭子，飞檐石柱，连着桥堍左右两翼，连体成三座独具一格的殿宇式的轩昂的亭台楼阁。这座桥经历了千年风雨沧桑，至今还是那么完好而美轮美奂，是宁波十大古桥之一。

跨泾桥上虽有屋宇，却不同于廊桥，它是开放式的亭台，供人们憩息乘凉。有几位老者正在那里闲坐聊天，那像是他们经常会面小聚的地方。北翼的屋宇下是通衢，南翼却是一座三元殿，供奉着天官、地官、水官三尊神。殿外墙上是一块石碑，刻着一篇告示，乃是清代嘉庆九年（1804年）正月当地颁布的“公禁碑”。碑文称，建此亭台是为了“中秋敬神”，故要保持整洁有序以示尊敬；禁止摆摊赌博、做工堆物、乞讨耍玩、滋事生非等等，有十几条规定，违者处罚，严重的报告官府“究

治”；但允许正常演出和礼仪祭神等活动。使我感兴趣的是，碑文没有明示建碑者名字，而是“兹特公议”，显然是本村居民商量“公议”而建的。甚至沿河的房舍没有建成一列平直刻板规式，包括河道整治洄流处，也都是“公议”的。这意味着二百年前甚至更早，就有村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某种地方自治，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虽然我现在看到桥的周围是一片宁静闲适，但眼前却浮现出类似《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街市景象：跨泾桥旁的河埠头，人们在此坐航船代步，随着泾水通往各处——去宁波城里有几里路，航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北岸店铺林立，每逢集市，更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到了庙会或祭神的日子，亭台就成了演出的舞台，岸上人头攒动，河里航船拥挤，远近乡民都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桥上桥下相拥观赏。明代万历年间，本村有一位儒生陈自谦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横泾形胜赋》，以华丽富美的辞藻，极其热烈挚爱之情，颂赞了家乡横泾的气象万千和陈氏家族聚居于此、人杰辈出的胜景。这篇赋载录于陈氏宗谱，距今也有四百多年了。

尽管如今世事巨变，昔日繁华不再，但是村中的一木一石依然记载着，更似在倾诉着先祖们诗一般的传奇故事。

在南岸，我看到了更多的风物。宋代修建的石池庙，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拆毁，村民却识它的价值，把神像悄悄移存于陋室。到本世纪热心公益的人们捐资重建石池庙，神像得以归位。庙北曾是陈氏墓园，其中就有明初陈本深太守的古墓，也在那时拆毁，当时太守墓中仅见一泓清水，一块扩志，别无它物。这块1462年的扩志，被参与拆墓的陈氏后裔陈全庆悄悄地背回匿藏于家中，现在也保存在重建的石池庙里。此碑石约刻有280字，题为“故吉安府太守陈公扩志”，记载着最早定居于横泾的先祖陈本和陈本深的生平，算来也有五百多年历史了。

在错落稠密的屋舍间，我寻访到了一位奇人。陈安新，八十二岁高龄了，该是我同辈同辈的族弟。他住在原先的祖宅里，这座祖宅还有楼上楼下、前院后院，但只是原来大宅院仅剩的一个角落。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也亲切得像自家兄弟一样。他满头银发，高大胖硕的身子，嗓门很大，热情健谈，领着我去

到陈氏宗祠。

我完全没有想到这座陈氏宗祠是如此巍峨庄严。整座祠堂构架和门前石鼓都还是古已有之的原物。正殿“显锦堂”匾额，原匾本来也是传存的，到了动乱年代仍免于劫难，现在看到的是后来重写的。“显锦堂”，最早见于北宋欧阳修为当时宰相韩琦所写的《相州显锦堂记》。韩琦是著名政治家，对国家有“丰功盛烈”，曾在相州（今安阳）他家后院建有“显锦堂”。欧阳修撰文记事称：韩琦筑堂，不同于一般人以“衣锦还乡”为荣；他却在那园中“刻诗于石”，告诫乡人不要以那些歌功颂德的话为荣，不要把那些虚荣浮夸的东西当回事，而要“以为戒”。陈安新告诉我：天下曾有三个“显锦堂”——第一个是韩琦修筑的，第二个由明初兵部主事张鼎建于江西新余，第三个是明代吉安太守陈本深在家乡横泾修建的。后二者都应是依照欧阳修的当年韩琦建“显锦堂”原意，希望后人“德被生民，功施社稷”，这也正是先祖的襟怀。

陈安新多年来广泛查阅研读了《明史》《四明谈助》《宁波府志》《鄞县通志》，遍寻各种有关的典籍，弄清了陈氏宗祠创建的历史本末。

事情还是从陈本深谈起。明宣德年间，朝廷一次性派遣了况钟、陈本深等数位清正能干的官员去治理九个“繁剧难治”的郡府。陈本深到了江西吉安府除暴安良，改变了盗贼横行的混乱局面。九年后，政治清明，乡民和谐到以有争讼纠纷为耻，衙门里的吏役竟无事可干。偶有什么烦扰，连小孩都可直接找到陈本深榻前申诉，请求判断曲直。九年任期满了，老百姓相聚挽留的愿望直送朝廷，于是又留任了九年，老百姓还是舍不得他离去。陈本深幽默地说：“你们看那人家家乐乐齐鸣正在办婚事。我初来此地时那位新娘还是婴儿，我看着她长大，现在已经要出嫁成婚了。我怎么还能再留在此地呢？”

陈本深当了十八年吉安知府后，回到家乡养老，却还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1445年修建了陈氏宗祠。奉宋代陈昌为始祖。陈昌是南宋的武将，曾任奉国军司马，定居横泾后子孙繁衍，成了本村的主姓，后来还散居全国各地。二是建陈氏宗谱，把自陈昌以后的世系详细列录，陈本深是第八世。从此经历明、清、民国，先后对祠堂和宗谱有过七次续修。第七次是在1948年，当地族人会同旅沪的同乡二十多人一起主持议决，不仅将宗祠维修一新，而且采访了四千余家后裔，历时一年有余，编纂了四十大卷宗谱，印制了六套，分存各房。这时从陈昌起已是传代到第二十九世了。

这样大的工程也都是民间自发进行，才使近六百年的祠堂和记载着九百多年的一个姓氏完整的世系得到维护和传承，这是很不多见的。但是从陈安新的口述和我所见到的，还有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从祠堂的两篇石碑文得知，1997年和2001年有过两次重修，碑文把每次捐资和出义工的名单刻石为证，多达六十多人，钱数无论多少，出工哪怕一日半天，细大不捐，都是出于对祖先的挚爱之心，载入明示。可以看出民间做事的透明和公开，以及村民族人对公共事务的热诚参与。2007年，镇政府出资进行大规模全面重修，使古祠焕然一新，成了境内外族人寻根祭祖的归宿。

在这些大小修建活动中，都能看到陈安新的身影。他1992年从泸州天然气化工厂退休回家乡后，看到祠堂失修，幼年时家里存有的完整宗谱荡然无存，原有各房保存的也都不知去向，深为郁闷。他热情参与重修祠堂，尽心尽力出主意，还和族人亲友一起不断寻访散失的宗谱。有一天听一位族人说，在金家桥村有一次和朋友喝酒时，看到过此谱。金家桥在横泾西南方向三四里处，住有许多从横泾迁去的陈姓后裔。

陈安新和友人急切地去挨家挨户访求，最终在一农家找到虽已残破但却多达二十五大卷的族谱，真是喜出望外，像是天赐的一样。以后又在另一位族人陈兴隆家见到保存良好的七大卷，合计三十二卷。虽还缺八卷，但与其他本子互校，内容基本可以补齐了。他认为：“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不仅记载着一个家族姓氏的渊源，也记录了社会的变迁和发展。”

陈安新几乎是忘情地全身心投入到维护宗祠、研究家谱的活动中去。他将有关史书典籍中重要的本传史料翻译成白话文。我很惊讶他虽只有初中学历，却有如此深厚的古文底子，译文准确无误。后来才知道他从小年轻时起就酷爱读书，一辈子不吃烟酒不打牌，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总是沉迷在书海里。

安新把三十二卷的宗谱全部自费缩印复制留存，还选了几卷扫描后送给上海、浙江、宁波、鄞县各大图书馆，原谱仍然归还原主。他独力编写《鄞县显锦堂陈氏》，内收文字25篇，还拍摄收集了彩色照片插图一百二十多幅，成了一部珍贵的家族简史。他先后印制了八百册，免费赠送给各地族人，被当地报纸称为“抢救性的发掘和整理”工程，也因此引来了许多族人的关注和寻根认祖。他熟悉家族的历史渊源，也熟悉横泾村的历史变迁，还熟悉宁波民俗风情掌故。他说这一切时历历如数家珍，他做这一切所花费的都是自己夫妇俩微薄的退休工资。

我和陈安新站在显锦堂前，他指着不远处，说：原来那里就是陈本深亲手种植的牡丹花坛。数百朵牡丹花被周围的广玉兰、金桂、腊梅花、黄蔷薇簇拥着。每逢花期，缤纷烂漫，令人赏心悦目。城乡游人们都会前来赏花，有的文人雅士还即兴吟诗作文。清代名士全祖望、周容等都有吟咏和记载的诗文传世，直到1948年族人陈恭芬还写文章说他看到这里的“牡丹花盛开倍较往昔”。这样一个枝繁叶茂、繁衍近六百年的花坛还是不幸毁了。看到安新黯然的神情，我颇多理解，这是他小时候就熟悉和喜爱的地方啊。这位二十多年来身处草野陋室的退休工人，倾其所有，默默地、执拗地整理、维护、宣扬古村祖先的历史文化。他的心愿和理念非常简单，他就是出于“对祖先对家乡无比热爱，无比自豪”！

蓝天白云，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古碑亭台、绿树碧草，还有旧日的典籍文物，虔诚热心的守护者……美丽宁静的古村横泾，我祝福你！



左：跨泾桥 右：显锦堂

